

阳光灿烂，春暖花开

这一刻已经成为经典：春天。北京。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，分别悬挂着陈奕纯精心绘制的大型工笔画白玉兰《阳光灿烂，春暖花开》《碧玉生辉》和《晨光》，与生长在皇城根的白玉兰一起，竞相开放成了“向上的春天”。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：自然中的白玉兰与水墨丹青的白玉兰，芳香四溢，水乳交融，互为烘托，引无数人驻足观看，惊叹之余无不击节。京城中的白玉兰因陈奕纯画的白玉兰而有了铮铮铁骨、耿耿正气，如春潮涌动，如江河奔腾，如跳动的音符，如春天的旋律，在阳光灿烂的春天里弹奏出辉煌的春之交响。不久，陈奕纯为《碧玉生辉》所写的散文《向上的春天》获得第四届冰心散文奖，这是中国书画家惟一获此殊荣的。这更使得白玉兰有了另一种书卷的芳香之气，顷刻香醉了京城。

古往今来，中国画家画白玉兰者众多。明代沈周的《题玉兰》云：“翠条多力引风长，点破银花玉雪香。韵友自知人意好，隔帘轻解白霓裳……”五代徐熙的《玉堂富贵图》和明代陈洪绶的《玉兰柱石图》，是两幅著名的“院体画”。前者构图饱满，设色古艳，对玉兰花的刻画采用了以写实为主的手法，用线高古，表现出玉兰花的野逸典雅；后者构图则非常疏朗，设色薄透清雅，用介乎写实与装饰的手法，以凝重的用笔、轻松的线条、简约概括的造型，来表现玉兰花端庄、隽永、清秀、淡雅的精神面貌。两位大师以不同的手法，刻画出玉兰花迥异的风貌，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玉兰花探究者。今人作玉兰花必先跳出传统的窠臼，师古不泥古，标新立异，才能与时俱进。陈奕纯深谙个中道理，三幅白玉兰所呈现的意境和气象，不同凡响，自成一家，绘出了时代风貌、民族精神和中国魂魄。

玉兰情结。陈奕纯坦言自己有着浓浓的玉兰情结。这是艺术的情结，是生活给予艺术家的馈赠与启迪，离开生活，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自小生活在羊城的陈奕纯，所居大院里长有三棵玉兰树。树两大一小，每逢花开季节，大的花多，小的花少。那种淡雅的清香，几乎弥漫了他的整个童年。生活的观照，使陈奕纯生发出了白玉兰的情结，“对白玉兰情有独钟。白玉兰在我心中圣洁无瑕，玉兰花，花白如玉，花香似兰，其外形极像莲花，每当花开时节，清香阵阵，沁人心脾”。但此时的白玉兰情结，还是艺术精灵才露尖尖角的幼芽。随着年纪渐长，白玉兰的情结渐渐地郁结于心，与玉兰花从小学到大学的相相伴，出于对玉兰的崇爱，行动随于心动。“于是，课间，我每次研习牡丹画之后就试着画玉兰花。然而，年少时留下的只是花香，而对玉兰花的生长结构和基本的形象特征却记忆空白。这样，玉兰花便开在了我的梦里。”陈奕纯的玉兰情结发酵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，是在为天安门绘制《晨光》之时，一种强烈的激情在心中涌动，他的玉兰情结升华起来：“因为它悬挂的地方——天安门城楼，象征着新中国的心脏，代表着伟大的中华民族！五千多年来，中华民族饱经风霜与辉煌、血泪与屈辱，却始终百折不挠地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！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天安门！显然，什么样的名字才能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天安门相配呢？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呢？”此刻，陈奕纯的玉兰情结被放大升华了，一朵小小的玉兰花被民族国家的情怀放大到极致，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大境界大情结。“我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三个字：玉兰花。当春风吹来，天安门、中南海红墙外的白玉兰盛开了，红墙衬托得白玉兰更加碧玉生辉，万里江山阳光灿烂、春暖花开……我心潮澎湃，都有些迫不及待了，当即决定选用工笔画白玉兰，用夸张的手法



将千千万万朵含着露珠、沐浴着晨光的白玉兰花绘制于一幅画面，象征13亿中国人民正迎着春光绽放心中的喜悦。”每一个经过天安门看到《晨光》这幅大型工笔画的中国人，都能够闻到早春玉兰的芳香，和祖国一起走进万丈晨光般的春天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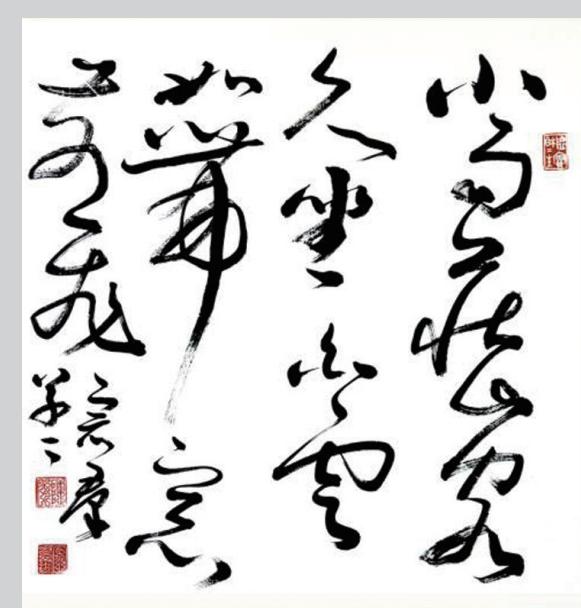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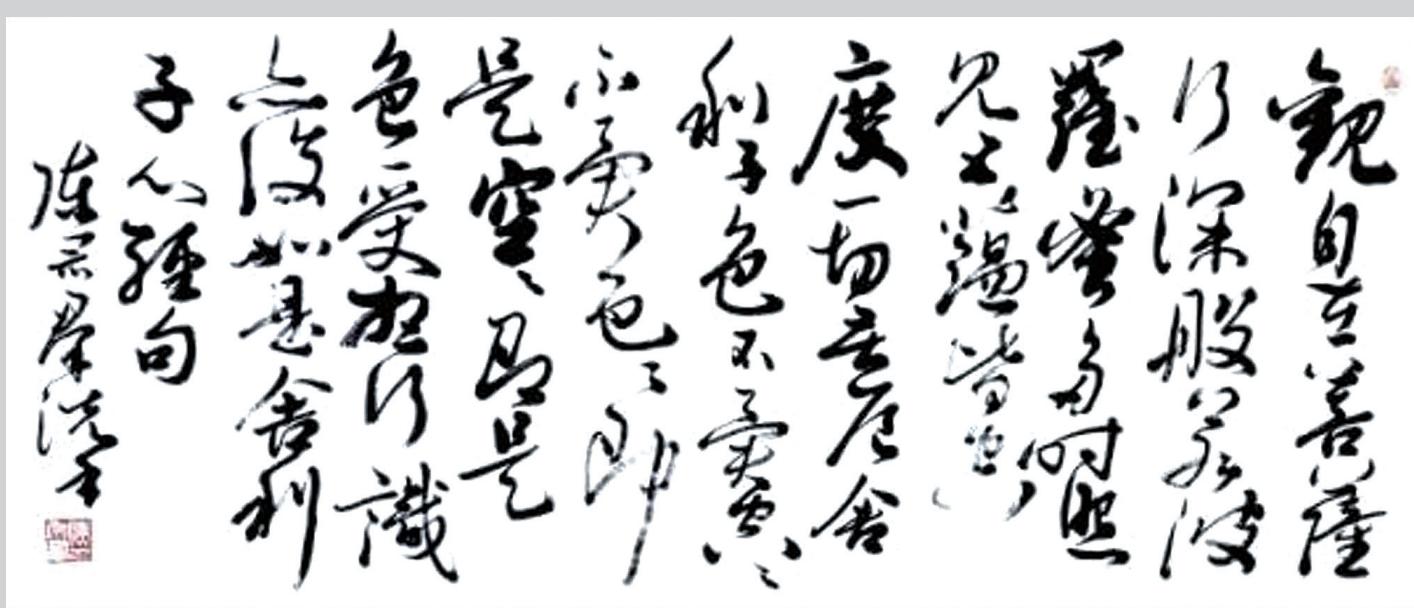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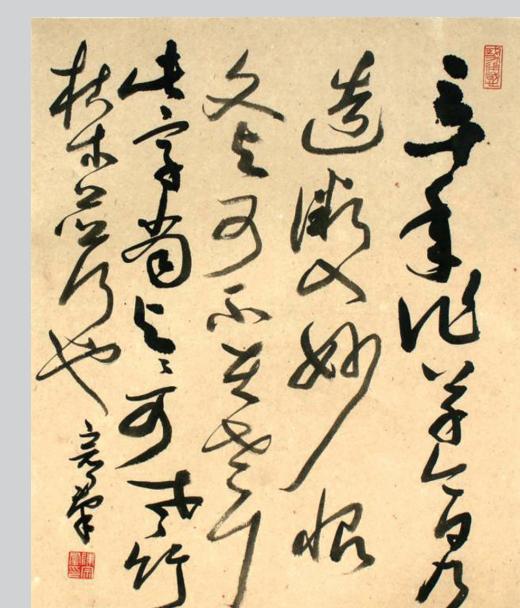
家国襟怀。画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，其基本品质是感觉的敏锐，情感的深沉、心灵的丰满，满怀热情地热爱自己的国家，时时处处关心自己的国家，具备画家所应具有的人文襟怀。一个书画家或一个散文家，在艺术创作过程中，是来不得半点矫情和虚伪的，所表现的必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，倾诉的必是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，这是无法掩饰得住的。陈奕纯是书画家，更是一位散文家，他的文学修养是十分深厚的。正因如此，他才有了浓浓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襟怀，无论书画或是散文作品，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，都能够站在普通公民的角度去发现和思考问题，提炼主题。位卑未敢忘忧国，纵然是一幅画作，他也要把她化为表现祖国强盛、民族兴旺的黄钟大吕，响彻世界。这就是一位艺术大家的家国襟怀。三幅玉兰花如今悬挂在中南海、天安门、人民大会堂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。那白玉兰的干，苍劲有力，如几经淬火的钢铁，如坚不可摧的长城，她的强大的力量，把亿万人民凝聚在党的周围，任何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势力，都无法动摇中国改革发展的信心，也根本无法摇撼中华民族的根基！他充分运用国画构图的技巧，深挖主题内涵，烘托主题思想，将千万朵玉兰花绘于一幅画面之上，象

征亿万人民迎着春光绽放着心中的喜悦。他着意安排树干下的瀑布，奔流而下，其源头，历尽山崩地裂、霹雳闪电，历尽千沟万壑、千难万险，越过高山峡谷，冲破重重障碍，夺关斩隘，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向着阳光，向着春风走来！春风化雨，水涌流在大地，滋润在百姓心头，水就是党的关怀；水似春风拂面，润物细无声，像阳光温暖着春花，温暖着百姓的心田。有了水，有了阳光，有了关怀，就拥有了民心！正如陈奕纯所说的那样：“在《阳光灿烂，春暖花开》这幅画里，始终透彻着我一贯的艺术精神。我将浓烈的情怀泼洒在有限的画幅之上，不仅是对春天的讴歌，更是对国家昌盛的礼赞！”

恢弘题旨。成熟的艺术家不仅能够提炼主题，而且能够表现主题；不仅能提炼宏大的主题，而且善于表现宏大的主题。文以载道，画以喻世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乾坤，乃艺术永恒之道也。陈奕纯的白玉兰系列画作，就是通过小小玉兰花的万千变化，与山水的共鸣，与小鸟的呼应，造就了崇高的精神峻极，凸显了恢弘的题旨，观照出深邃的思想。他调动国画的一切艺术表现手段，深入开掘主题思想，从整体到具象，从宏观到微观，笔笔到位，丝丝入扣，整幅画作犹如宏大的交响乐，高潮迭起。为中南海画的《阳光灿烂，春暖花开》中的玉兰花，充分体现了历史的纵深感，画面上遒劲的树干，像巨龙般蜿蜒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。在玉兰花的覆盖处，看不见尽头的树干，其恢弘气势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昌盛。他在用光时采取中西结合的路子，局部用光，独具匠心，画幅中间的一束光芒四射的金光，照彻在画面中心，象征着党的光辉，暗示亿万

人民在党的带领下，迎着和煦的春光奔向灿烂明天。在人民大会堂悬挂的《碧玉生辉》，陈奕纯苦心孤诣地运用国画创作的虚实、象征、寓意等手法，烘云托月般地将深刻的主题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，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凝重之感、力量之感；光在中心，有聚焦和凝聚之感，深刻地体现了他的绘画语言，即一幅画的主体精神。只有紧紧地依靠中国共产党，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，坚如磐石，休戚与共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画面右半部分的花朵密集重叠，左上部分则疏朗空灵，达到密不穿针、疏可跑马的艺术效果。而左上方的明亮光景恰好与右下方的山崖鸣泉互相呼应，通过回旋和流动的描绘，把画面引向无限的空间。6只小鸟在花中吟唱，和叮当的泉声、阵阵的微风、浓郁的花香汇成一曲春天和谐的颂歌。在天安门城楼悬挂的《晨光》主题所揭示的深刻寓意，撼动了每个观众的心魄。画面上玉兰花郁郁葱葱，10只锦鸟在花间嬉戏、驻留，一片繁茂，春意盎然，由远至近，光芒渐亮……那是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崛起奋进、如朝阳般灿烂的光芒！

陈奕纯是个始终充满激情的人，才情四溢，学养深厚，在艺术的道路上是个永远都不知疲倦的进取者。在文学上，他在潜心散文创作的同时，又兼攻长篇小说、诗歌；在书画上，他独善画牡丹和玉兰。陈奕纯说，玉兰是他的心中之花。诚者斯言，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心中都会盛开着自己的心中之花，惟其如此才有不竭的创造力和创新力，才能走向更高的艺术峰巅。



贯通艺理 雅自博出

——谈陈宗群的书法创作

□宁小龄

东南形胜，钱塘风雅，浙江自古人文荟萃，风流蕴藉。书坛俊彦陈宗群，淡于名利，少有追逐，虽书名不盛，然观其书作，实力和内涵颇为不俗。

成功的书家必然植根传统，博采众长，然后自出机杼，自成面目。陈宗群学书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从唐楷入手，广涉篆隶北魏诸体，后专攻“二王”一路，从晋唐到明清，无不研习精熟。30余年的沉潜漫润，打造了驾驭笔墨的扎实功底和娴熟技巧，诸体皆能，真草兼备，榜书小楷应对自如。

临书贵在感悟，创作贵在有我。陈宗群的成功之处还得益于他多方面的艺术体验和修养。书法以外，兼通文学，擅长民乐，酷爱美术。早年发表的书法论文，大多立论高远，视野开阔，从中国传统艺术类门的交汇互通中，探究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的基本规律，可谓独辟蹊径，别开生面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，他的书法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、综合的艺术手法和元素，或隐或现，不可端倪。在各种书体中，他更钟爱草书。因为他觉得草书是书中舞者，酣畅淋漓，“达乎情性”，是书法的最高境界。本版推出的书作，

疏密有致、开合得度，书卷气、韵律感跃然纸上，已有“无声音乐”之致。

陈宗群是性情中人，但在挥洒之际，也不乏理性的考量。这是锤炼书风过程中所必需。可贵的是，他并不刻意追求个人风格，因为他觉得，风格的形成不是刻意求新、求怪、求变的过程，而是以博返专、厚积薄发、凸现自我的过程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做法无疑是科学有效的。因而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，只要他不断涵养，勤于感悟，坚持自我，一定会给书坛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